

集部

端明集卷十九

宋 蔡襄 撰

奏議

論趙元昊狂僭之計

趙元昊棄其祖父盟約妄為狂狡僭稱大號不臣之迹彰著朝廷大增邊備議者皆謂元昊遣人入朝不從其所請必寇邊郡以肆狂心臣竊謂不然戎狄之心見利

則動若元昊欲冦邉當去年未備之時舉衆而來勢或難禦於其時尚不入冦今乃先自狂悖待我邉之皆有禦然後入冦或有何利臣竊料元昊本無冦邉之心但張聲勢欲求中國歲與貨財耳

論地形勝負

論者或以西虜之俗善騎射習戰鬬以為非壯人之比臣竊謂過也大凡騎軍利平地步卒利險隘得地形之利者勝勢常多趙魏之地千里無關塞之險虜善騎射

故勝勢多在彼也今西邊之地自鄜延環慶涇原沿邊三路皆是山險要塞之處此乃步卒之地非騎車之利若以其俗善騎射樂戰鬬則不減北人若論步騎之利則地勢異矣故勝勢常在我也

論敵騎强弱

臣聞景德中契丹大舉攻瀛州經二十日不破而彼衆死傷者數萬人南畧趙魏之境所攻下者唯通利德清兩軍而已以北人之强舉國而來又趙魏之地無險隘

之阻尚不能必取中國州郡況趙元昊以數郡之卒入險阻之地頓於堅城之下豈能必勝哉故元昊當無備之時不敢伺隙而來但遣使人妄設尊名以摇朝廷之心幸朝廷怯其勢而聽其請此乃元昊狡心能計利害之深者也為國家計者當知其不足懼但審察情偽審於處置則狡謀自破矣

料元昊擾邊境

或問元昊既無來寇之心今者遣使人入朝不得如其

所請元昊之計其將安出臣竊謂趙元昊必自度邊塞險固難于進攻若大舉甲兵既一敗衂則窮蹙之勢日見坐為中國擒也但必時以輕騎偏軍往來邊地鈔畧蕃部若此不已是中國邊郡之兵不可一日罷去年歲之間歲月之久運芻粟完城寨關中勢當疲擾此虜常佚而我常勞利害可明也臣故謂今來必不大舉兵用偏師鈔擾邊境者此也

乞通和之後早計費用

自趙元昊狂悖以來朝廷日日發關東兵馬以為邊郡守備然沿邊州軍自来只約見在人馬芻粟為一二歲計今者增兵與馬比舊必多數倍至於饋運芻粟轉輦兵甲修葺城塞犒給賜之費日以益廣若終一歲而計之其費用之物大率必倍多於每歲既邊兵未有罷期則其費愈多臣恐年歲之後必有議者建白請賜元昊金帛與之通和者臣謂此謀非國家長久之計也若元昊削去尊號臣禮如舊朝廷但赦其罪亦不當大與

金帛與之金帛是為狂悖而得之況元昊豈肯削去稱號何名而賜之金帛與之通和哉國家遺壯人其費不少若更與西虜通和使壯人窺中國之强弱而啓其狡心非細事也臣謂朝廷將來罷通和之議莫若早計度減損費用之物苟費用不減於舊日則何以持久而制狂虜也

論減費用

臣竊見正月以來發兵馬赴沿邊州郡皆全軍而往未

嘗精擇天全軍而往必有老者武藝不精者此等兵卒皆不可用又邊郡之地多處山險而軍中之馬有老病瘦瘠不堪驅逐者亦隨軍而往若有戰鬬亦不可用也況沿邊如鄜延等山路阻險饋運雖今日中糴糧草皆非擔負不可得至是以不可用之軍馬坐費難致之芻粟臣欲乞令邊郡帥臣於已至兵馬中選武藝精者及馬之強者留之其兵卒老弱者武藝不精者及馬之老

病瘦瘠不堪驅逐者皆遣至近裏州軍或罷歸之所費
便於供給夫兵精馬强以戰則力倍自然臨邊之郡糧
儲可節也

乞置鄉兵

或曰練兵擇馬誠省邊郡之糧饋其足以持久乎曰若
欲為持久計者莫若增置鄉兵有唐之制天下州郡募
百姓為府兵府不過一千二百人外折衝果毅府五百
七十四而籍名於官不離其鄉里農隙教習武藝其餘

時則居家有警急則集而守備今若置之不費國家之用足為天下根本矣臣竊謂關中今若召募一年之間可致五十萬人一年教習足以守禦則關中之勢已強矣或曰今募鄉兵則關中騷動如何曰府兵不黥其面又立名目若折衝果毅之類與兵卒不同擇其鄉里豪武者為總領乘農閒則教習有警急則守城不離其居不妨其業則百姓為之何所苦也若然必有置之術頃年靈武困兵陜西般運糧草最為勞敝至今老人耳目

相接往往皆能言之若先下陜西計度轉運糧草往邊次下募兵之制應家充鄉兵特免運般如是應募者衆矣或曰兵散在野則如何曰開元之前不聞府兵為亂者蓋其勢分犬牙相持雖久不為患矣臣今畧陳其大槩國家儻行之乞下臣詳議條目

乞擇涇原邠寧兩路帥臣

臣竊見唐太宗德宗朝吐蕃屢侵邊境是時帝在長安勢大力衆大臣如郭子儀李抱玉渾瑊繼總大兵已鎮

近畿猶命馬璘李元諒守涇州張獻甫楊朝晟守邠州郝玼守渭州分扞虜勢是邠涇兩路自古為西虜之阨而長安之所恃以為屏蔽也今之事勢與唐不侔而涇原邠寧朝廷命帥雖以永興延州二帥遥領西路安撫之名萬一邊郡有警豈能遥制事機應變以破虜乎臣請邠涇二路當擇帥臣使其勢若鄜延環慶之重勵兵訓卒待虜之至而破之此制勝之術也

乞立邊帥等威

臣聞主兵者權不分則威立威立則令行令行欲上下順從無敢違悖乃可使之赴敵也唐肅宗遣郭子儀李光弼率九節度之兵討安慶緒但魚朝恩爲監軍而不置統帥兵權不一議謀不同故無成功也臣切見沿邊都部署鈐轄都監等官品雖有高下其實無所統至於論議兵事各出意見主將不能自決此權分而將不重將不重則令不行也又見帥臣所統之官若巡檢寨主等請見主帥率用賓客之禮豈有軍中而無等級也臣

欲乞自鈐轄而上於主帥皆當用參佐闕五字於主帥合闕十五字乞依附階級條立新制所貴兵權一將威立然後可以制敵也

論不利攻戰

或曰前所陳沿邊地形之勢勝在我其利出攻乎曰出攻未見其利也何則我雖有地形之勝而西虜之地亦多險隘是皆地有利但為客者敗多而為主者勝多耳今若興兵出攻且西虜地無水草又飛芻輓粟崎嶇山

谷虜必深遁遠去我若進攻虜必遣兵依險設伏絶我糧道進則不得攻止則糧不給退則必有掩襲之兵此出攻其利少也或曰既不可出攻又不可通和但增兵守邊繁費轉多虜何時可破予曰若邊郡帥臣能設計謀誘之使其來侵而敗之然後元昊可得而制也此最為上策

論契丹遣使之意

契丹舉兵征元昊以助中國仍責以刲畧之罪或曰二

國互相疑貳勢不兩雄必有釁隙臣謂契丹與元昊久矣親好元昊為中國邊患若與契丹結隙則腹背受敵元昊黠賊豈有如此失策假使契丹凌辱百端元昊亦卑屈而就之必無目下結隙之理契丹今日之謀主於自邀通和之功耳

論絶元昊通和其終亦戰

契丹既請中國與元昊絶和既而必以元昊歸順又請中國與元昊通和度中國必不能拒之既和之後闕

馬皆當鴈門之北頓而不解遣使一賀如何 闕 遺金帛則曰犒軍之資也或求歲與之或請通和朝廷何以給之既非言詞理道可論是非直以兵勢相臨必戰而後已臣謂從契丹之請亦戰不從亦戰

乞拒契丹之請

契丹今以兵助中國討元昊偽為善意朝廷若不從其請契丹必以為詞又駐兵雲州正當鴈門之路或便盟好即為邊患河東河北必為大備或曰契丹今在雲中

只是帳下兵馬不曾點集他部非必大舉臣謂元衡歸既得此事端傍徼而起不踰月而大合豈得不為害哉患在目前若拒契丹則當速為備

乞拒元昊之和

元昊非久必有使來若更有所求而因而絶之若無所求奉正朔正名分貢方物相續而至朝廷以何事拒之若以契丹之故而拒之相次又以契丹之故拾與之和元昊中國之言足為信今既絶和元昊必以重兵宿麟

府之間既防契丹又窺河東以輕兵出陝西沿邊州郡朝廷不敢輕移陝西兵馬河東一路不增兵則不可以守增兵則糧運難繼不戰已困況乘時覬隙奔突難防非細故也

論拒二敵皆為邊患

或曰今拒二敵皆為邊患何以處之臣謂校輕重之勢執理道之直者行之然沿邊兵須倫然契丹一舉我軍未能決勝則人心摇動中國之勢十去五六況元昊之

和未決契丹以兵脅之二虜通謀元昊當陜西契丹當河北合兵而出河東則中國所備者衆而兵勢分此天下至危之勢也

乞大為邊備之要

或曰契丹事宜如此朝廷應添兵副擇將可以禦之臣謂不然不去其弊不求其要兵多益分危事也臣所謂求其要者一曰變軍法二曰委兵柄於必戰之人三曰擇偏裨於行陣四曰去無用之兵五曰分守兵與應兵

為首尾救援之勢六曰擇要害郡縣之官六者既修然後可言邉備若因循舊弊未見可勝之期此方今至急之務也

端明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端明集卷二十

宋 蔡襄 撰

奏議

論契丹事宜

契丹遣耶律元衡奉書為元昊不通和及曾為大舉兵馬出征元昊及請朝廷不與元昊通夫自元昊悖逆以來失於處置數敗威靈消闕五字臣之謀屈金帛之遺而

議通和苟求目（闕四字）食將來之患其失一也我與元昊通和自（闕五字）卻令契丹與謀使之主張輕重之權不自操其失二也既令契丹與謀或聞當時許之事（闕五字）傳謝及元昊歸欵之日契丹適（闕八字）意致令生疑復為變詐其失三也（闕七字）救令元昊議和將有期矣契丹復又自以舉兵問罪元昊且助中國駐留雲州以觀事勢臣竊謂若從契丹之請必絕元昊則為邊患若從元昊之和而拒契丹則執以為名二者必處一焉拒契丹之與

拒元昊要其終一於戰而已矣計歲月之遲與速耳勢必交兵莫若速為邊備臣見前来契丹壓境增二十萬物人皆謂大臣嘗膽必能為朝廷刷去大恥至今二年一切如舊不聞有邊備之計戎事至蒼黄添兵擇將多不堪用豈若備之有素也前之弛慢尚可苟安歲月今禍患已成中國之辱至極矣生民之力至窮矣然彼志方驕假如廟堂之謀月增厚幣日貢卑詞其勢不已若不早為邊備一旦兵興天下之勢大危矣陛下以宗祖

至大之基四海完全之器甘其屈弱聽於外裔豈不痛心臣推其事端蓋由朝廷威令不行無人肯為陛下横身當事若朝廷威令必行人各効力轉危為安反弱為强不為難也自元衡之來兩府祕密安危大計臣不得知今於傳聞復採衆論條列事宜如左

論契丹邀功

或曰契丹既欲邀功理當趣和今乃請朝廷不與元昊通和何也臣聞每有朝廷使者在彼契丹多出元昊之

書以示之然以功不顯著既和之後中國之償我者必輕又元昊必自恃已力能與中國通和不以契丹為重故契丹以兵脅我之絕而示元昊又以兵制元昊之和以示我左右持之而自收其功足為威武之勢臣謂今雖請與元昊絕和朝廷若從之非久必遣使請與元昊通和

言河北帥臣

臣伏見數年以來北人觀我事勢恣負固凌脅之驕廟

堂失於計謀抱屈意依隨之辱然契丹貫盈自任當極盛必衰之期若朝廷處置得宜有反弱為強之勢方今虜衆於雲州點集河北繫天下安危深思作備之方盡在得人而已臣竊見河北鎮定都部署李昭亮鎮州張存雄州王德基澶州李昭述等或居要郡或總重兵假使智能竭盡足以輸服於人猶恐計慮或見輕於彼而況指數名姓知委任非人尚令列在邊防得不取笑外裔李昭亮張存李昭述王德基乞速行差替朝廷若以

皆無顯過不欲非時改移是惜數人之顏情不顧生民之禍患若以無人可使延日茍安侍從文武之班同國家休戚之計度才委任必濟艱危伏望聖慈決於睿斷

論楊偕請與西賊通和

右臣等竊聞楊偕曾有章疏西賊事疏中引用漢呂太后遺匈奴侮慢以遜辭答之事伏以國家方大舉兵討蕃臣叛極者而偕乃引前世女主遭外裔欺侮之事以比聖朝意欲陛下遜辭茍稱臣於突厥且唐高祖本是

隋臣初來乗亂乃是隋室叛臣當其困時尚有屈從之事以就權宜其後竟雪大恥今陛下承祖宗之業富有四海豈可引唐室初起權宜之主為比哉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為陛下臣者見羌戎悖慢陛下憂勤必須痛憤為大恥辱楊偕身充侍從之列不思久遠之利引前世天子稱臣於外裔之事將客西鄙不臣之人如偕所論非所宜言若在古法即當誅戮伏惟陛下天資仁恕恐未即行然楊偕執論昏謬不宜處侍從之列惑亂

朝廷伏乞除外郡以戒妄言之輩

乞不與西賊通和

臣竊聞元昊遣使請和朝廷命郃良佐報問見遣六十人到門臣竊以元昊叛逆以來大舉則大勝小入則小得都無困敗之事何故請和或曰絶互市而困耳臣謂雖絶互市於土俗非有衣食饑寒之急豈肯卑屈而請和乎此必不然也或曰欲專圖嘉勒斯賚畏我乘其後日欲通和以濟其事臣謂元昊頃曾出擊嘉勒斯賚子瑪爾珍

孤軍深入旁邊諸郡未有一將出一騎以躡其虚者後雖專攻嘉勒斯賚邊郡安能度其進退乎然嘉勒斯賚亦元昊腹心之疾勢不兩雄意欲圖之必矣而我沿邊甲兵三四十萬豈敢全然無虞此欲通和以濟其事亦狡謀之一端也或曰為北人而請和臣謂元昊素與北人通謀推北人主張其事元昊時且自屈以修好為名事已之後北人來賀是中國弭兵之事全因北人之功何以酬之或要割地或要重賂我既酬之元昊别求隙端舉

兵擾邊況元昊又二三十年盟好一旦棄之今縱與盟安能久乎元昊天資好兵未嘗敗衂豈肯退蹜而久處乎此必通壯人之謀成壯人之事又以自便也然元昊請和歲得金帛有益而無害朝廷雖推恩信以待之然元昊狂狡其計難測若邊郡抽減兵馬入近裏州軍以寬饋運之力賊或非時忽有奔突則邊郡之患重於屯田之時若不抽減兵馬饋運如故却添歲與之物不減關中之費此無益於事明矣不惟無益於事又有深害

今既通和邊郡自然懈弛朝廷務為鎮静禦冦之備練卒之勤必不能如舊日也或曰和而益備何患乎臣謂用兵之日常虞冦至將卒訓練未能精鋭以之應副猶有遲緩通和之後其勢自然懈怠一日元昊背盟其禍難救此所以為深害也臣竊料朝廷欲與元昊之請者其説有三焉一曰關中百姓苦勞凋瘵日望休息聞元昊請和而朝廷拒之必怨而離志也二曰若朝廷拒之元昊得以為詞以卑屈而請和不見信納必將大舉以

圖我又適以招戎人之怒也三曰壯人自攬通和之事以為已功若不成就是拂壯人之情恐生怨隙加之邊帥懲往前之敗且務伏兵廟堂若戰伐之謀幸其無事所以孜孜急於講和臣竊謂或名分不正不可從也元昊稱臣舉貢雖知其無益見其狡心或存大體而許之飭主兵之臣戒備嚴謹未為近患或未肯稱臣更有他號或陳兵境上遥為制脅如此之事寧可血戰而死守不可少屈而聽從事也且元昊既不稱臣於我而稱臣

於北人或北人遣使來問元昊臣我而不臣中國中國與元昊敵矣別求名分不知此時以何辭答之此臣所謂寧血戰死守不可從也臣不知鄙艮佐得何要約而處但聞遣使甚衆又慮供具過厚事體漸大望陛下令大臣先議深思本末勿務汲汲通和若虧損名分不惟後萬萬年作大恥辱即生北人之計使為今日之患不可不重也

乞不聽議者許西賊不臣事

臣伏見元昊遣人乞和名分不正需索過多必朝廷深究事體已有定議然臣切慮有昏謬之人請損名分且與和好務從權變以寛民力此實苟且之論非長久之策也今邉兵久戍饋運繁數誰不欲通和以就休息奈何名分不正需索過多便生壯人之心立見危亡之患非特執一端之説與羌戎爭氣而已伏望陛下深思熟慮拒絶小人之言主持天下之計大凡百事處置失錯從可更改若此事一失更無可救之理欲絶後患莫若

斷之在前區區愚情不勝披瀝肝膽之至

乞不許西賊稱吾祖

臣伏見元昊使人乞和之事朝廷以其所請過多而又不稱臣未見成議臣竊謂雖得元昊稱臣猶未見可從者初元昊以烏舍之號自通中國及部良佐使賊以還元昊欲稱男為號吾祖者葢先時兀卒之名知中國已許其稱呼即譯為吾祖足見羌戎悖慢之意也吾祖猶言我宗也今縱使不肯稱臣而上書于朝廷自稱曰吾

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說者或曰得其稱臣正吾闕二字吾祖於詔書為無害是明知侵侮之端而自為屈辱之事臣竊料議者欲降損事體屑就羌夷者不過曰將帥不才也士卒畏懦也民力困窮也國帑空虛也方今天下之廣士民之衆基業完具但處置未得其方因循不究其獘必大有為然後振起豈得便為無可究治之理去年壯人以鄰國制脅已俛首而受辱今年元昊以叛臣而悖慢又欲俛首而從之嗟乎中

國之臣何為甘心受此屈辱將帥不才非天下全無將帥之才但求之未得也士卒畏懦自古無不可用之兵顧未有能用之之人耳知民力窮困當求其所以寬之之術知國帑空虛當究其所以節之之理不可為此數事使屈從其議臣非敢故持高論所以惜者恐無益於事虛損國體為大恥辱不敢不論伏惟陛下裁亮

請納元昊使人

右臣等伏見壯人請絶西人使纔去而西人納款之信

已來從北人則畏西人納西人則畏北人不審廟堂之上何以為謀自元昊寇邊以來國家有累敗之羞而無一戰之勝後忍恥屈體以金帛買和又不能自為而假手北人當北人對梁適遣耶律祥使元昊之時中國今日之患已萌矣而中國有可悔之理而大臣執不悟之迷事至於今勢何可已使北人晏然不動俟和而邀功故已為吾大患二虜詐謀一來納款一請絕和而使中國絕和莫知所從亦足為慮二國實有釁而相攻使中

國納西則為北怨顧北則失西好亦足為患然等為受患宜擇其輕何謂擇輕速納西人是也今料二國者不過宜疑其實有隙與實無隙耳且俟我和西而責報是敵本志今和垂就而反請我絶之其意何在豈非敵衒其强自示能指麾中國謂和必由我不和亦由我欲使元昊必信中國和與不和皆由之故託有隙之名而遣絶和之使茍中道遂從其請則元昊不得不信中國動止由於外也是北人一與西賊為有隙之名使元昊遂

信中國不得自由此則北人之舉南則指麾中國西則能信服羌人他日卻為元昊服罪之名又使中國好通則度吾今已從其請則後日必不能違苟至於斯中國不能為國矣以此言之二國雖無隙而詐來請絶不可從之必矣若實有隙則納西人粗為中國之利西人新與北結釁而與我和得無南顧之憂而東併力以拒北必不肯輕絶吾盟北人方欲西戰元昊吾雖不從其絶和亦不有力分兵而寇中國以此而言雖實有隙尤宜

早納西人也伏以二國交搆中國憂危蓋由從前所議參差兩端不決切恐西人已到議者尤更遲疑伏望聖慈決于睿斷

乞早降元昊冊書

伏見元昊使人已至數日如聞誓書大體頗有朝廷約束兼余靖使北已有回奏別無齟齬之意切謂宜速行封冊者今契丹兵西嚮在未勝負以前遣使報之度其勢必假他議茍有所俟契丹幸而勝元昊其心益驕或

於賚謝之外輒有所求何以處之臣故謂莫若速之利也若報聘之禮已行契丹雖欲乘間生端則屈不在我況存元昊之和則契丹未敢輕絶中國而為患也伏惟陛下揣度事勢不可緩也

請誅保州叛卒

臣伏見保州兵士近為罷郄沿邊廵檢發怒逐殺官吏閉城而叛以邀朝廷議者更去他謀便用招安之策方今天下處處兵驕若徤兒殺官吏而叛朝廷即日招安

則今後主將性命生死全由徤兒國家威令干戈不行境內矣朝廷苟要藉將吏守城捍邊則叛卒更無可赦之理若只苟保州目下無事臣恐自此有兵之處叛亂日生是顧一州之苟安而不慮天下之皆亂今招誘既出已不可追然叛卒尚有可誅之理臣今願乞速降勑旨與王果令以勁兵數千伏於保州之側俟招誘入城隨而突入除百姓外逢兵即殺彼二三千叛卒方得朝廷姑息乘其疑惑懈怠之間我兵卒至擊其不意可以

盡誅仍宜先諭軍中每一首級錢賞十千以我器甲被其貪賞之兵而擊倉皇空手懈怠之卒乘此機便無不勝之理若慮其燒刦倉庫殺戮人民此乃閉城之所為耳今既開門我軍卒至彼將救死不暇安能復為刦殺之謀朝廷若必為過慮更當别用救兵隨後策應繼使拒死而鬬傷人民是乃一城之患以天下叛亂之禍較之則又不足顧矣朝廷深念安危之本力絶禍亂之萌當此事機决於睿斷

論保州都巡下兵士殺戮官吏閉城而叛

臣伏見保州都巡下兵士殺戮官吏閉城而叛尋聞朝廷許令招安臣與臣修臣甫等已有列論乞令王果領兵隨後討戮未聞施行臣竊以天下養兵内外百有餘萬苟無誅戮可行之令必開驕慢叛亂之原今輕殺郡吏閉城從而招之傳於四方使營幕之間聞之明知朝廷有畏衆不戮之恩官吏有觸事可持之勢縱横作過誰敢復言少有論其長短則必立遭誅戮之害又於其

黨擇不才者殺之然後自請則無罪矣治兵之法如此臣見天下禍患生於今日矣臣謂必以安危之計為言則保州數千叛卒無可恕之理伏乞朝廷力誅剪以振威令若以已行招貸不可失信亦宜准量輕重固當棄小信而存大法況閉城而邀命非朝廷之意若謂事機已遲莫若選擇可任之人付之保州密與處分得便盡誅庶可戢驕兵而絕禍亂矣

乞戮保州兵士

臣見保州兵士閉城作亂殺黨中懦兵十餘人指為首惡以要朝廷招安臣等已有論列欲令知定州王果引隨招牓入城盡以殺戮不聞施行竊以天下内外之兵有百餘萬苟無誅決之令必開叛亂之源今州兵殺官吏閉城門從而招之使傳之於四方知朝廷有畏衆而不殺之恩官吏有觸事可持之勢何憚不為議者若謂今日北人安生釁端不可更於極邊之地張皇小事為敵人所窺是不知制兵權而昧威戎之畧也夫以中國

為狂狡所輕者本由朝廷威令不行今以重兵入城誅一二千叛卒以絶天下禍亂之萌而敵人咫尺必將竦動安慮其見窺乎機不可失惟陛下發睿斷而行之

乾隆御覽之寶

端明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一至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劉圖南

謄錄監生臣杝能立

端明集卷二十一

宋 蔡襄 撰

奏議

乞責罰預聞軍政

臣等切見河北保州叛卒昨已招降原其致亂之因乃總領之司不能覺察自都轉運使安撫使而下一例奪職降官此蓋朝廷督厲天下官吏深思撫養士卒之宜

先圖遏絶禍患之本然臣等切謂法令之行必自近始若捨近繩遠雖法令日行人不信服臣等聞保州兵士未叛以前數月邊臣曾奏都大廵檢下兵士乞早處置恐其生變大臣聞之絶不為意以至殺戮官吏閉城邀命然後蒼黄或招或攻或作屈赦幸其革心不至大害且帷幄之謀臨事先當准備豈有邊臣奏論如此等事都無制置循以成患其誰之咎今張昷之等已責降其中書樞密院大臣與聞軍政者伏乞陛下推邊臣所奏

保州兵士事宜因依特與責罰庶乎法令明而天下服

乞賞先奏保州兵士邊臣

臣等近以保州叛卒平定之後朝廷以都轉運使張昷之以下不覺察之罪例皆貶降臣等聞保州兵卒未叛以前邊臣曾有奏請早乞處置絶無施行遂至生變臣等伏乞陛下責罰大臣與聞政者伏聞陛下已得邊臣之奏特以輔弼之重屈天威而恕之伏惟陛下專賞罰之柄而所謂罰者已行於遠而不行於近既失之矣所

謂賞者又録其終而不録其初又重失也邊臣先能探伺叛卒情狀聞于朝廷其時大臣茍能深慮而預處置之必絶叛亂之禍及殺殘官吏閉門邀命四面之兵合謀招討中外震駭（闕四字）營官府之財尚賴朝廷威靈所以即時平定設使偷延時月城堅而不下宿兵於野費用不貲其變豈可量哉今招叛卒閉城門殺賊首者盡皆遷官蒙賞而預言必變之狀者棄而不録所謂勤於其終而不念其初者也語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

頗為上客正類是矣所有邊臣預先數月奏論保州事宜者伏乞陛下出宸斷特與恩奬庶使守邊之人精心察伺先絶未萌之患較於推恩之術不猶愈於攻城殺賊而後泛行官賞也

論軍賊王倫

臣伏見軍賊王倫嘯聚徒黨殺掠人户驚動州郡此賊雖小而其患大何哉臣切見十年以前天下無事輙有開口言兵者必指為妄人既西羌悖戾議者謂西羌未

足為患觀朝廷處置如何或少有沮衂北虜必窺我强弱矣已而西師不利北人果肆凶謀幸且暫弭議者又曰西北之事未足為中原近患中原之患在於盜賊乘隙而起此則可憂也或謂王倫亡命之人非有精謀遠慮茍逃其生將就擒戮何足憂乎臣謂不然今江淮兩浙廣南福建諸路城池不修兵甲不繕非有戒守之具戰鬬之備使百夫大呼列城騷動就令朝廷遣一使臣將兵追討賊必依海為固兵至引去分散乇聚非可刻

期而破也臣謂王倫黨衆尚在宜速誅翦或淹留歲月不就釜鑕使草萊姦雄之人潛窺此勢其變不可量也

臣謹陳捕盜事宜如左

一東漢黃巾賊起擇所宜施行者先簡料刺史二千石之能否臣以今事揆之莫此為先臣前年請告還閩中是時軍賊鄂鄰方在海上沿海諸州軍長吏處置乖方人户騷動賊雖不至其患過於被賊臣請諸州縣長吏有昏老不才者即乞罷免茍得其人處置自

然得所

一漢建武中賊起其法令賊五人共殺一賊者除其罪臣切思之兇徒不開其自新之路無以離間其心五人共圖一賊其事易濟臣今乞軍賊元殺忠佐者四十餘人若能五人共殺一名告官並與免罪若被驅掠刺面之人但能首身者免罪若能五人共殺一賊告官者與酬賞

一朝廷差去使臣難為跟逐遠去官軍若至淮南其賊

雖轉入兩浙福建廣南州軍若待所差使臣必不相及若只委諸處廵檢縣尉必是無由誅滅臣今乞下兩浙福建廣南轉運司選差部下班行有武藝膽勇之人或曾經犯贓諸色玷累降在監當或即編管見有家屬者如能情願捉賊竝委轉運司體量人才令於諸州軍宣毅兵士内揀選三二百餘人於近海要便去處准備舟船候報即時起發若能殺賊將來優與酬奬外更特與除落已前負犯玷累

一巡檢縣尉每至遇賊鬭敵之時多是下手之人皆不用命致有陷失官員切緣兵士弓手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得賊賞薄失將罰輕以此各無鬭志且今乞捉賊巡檢縣尉手下兵士弓手臨賊先退致有失陷官員等並當處斬

一軍賊今來入海盡是劫奪官船梢工水手或掠或雇臣今乞應是賊船梢工水手船主等若能多方用計誘募賊徒或致傾溺或入海澳進退不得之處致被

擒殺者其梢工水手等並同捉賊例等第多少酬賞

一從來捉賊兵士弓手殺賊之後多是所管官員自務公廉賊人沿身財物收拾入官況殺一賊頭只得錢五貫文豈肯用命乎臣今乞應捉賊隨行兵士弓手百姓梢工水手等但是捉賊得賊財物金銀等不計多少官中更不根問

一臣前年經過兩浙切見差李元伯收捉鄂憐其時則在廣南其李元伯一行五百餘人沿路騷擾百姓甚

若臣今乞朝廷戒囑捉賊使臣等所至之處或要舟船所般應用之物並須關牒州縣晝時應副即不與擅自攔截舟船科配物色若致轉運司提刑司本州軍或有陳奏必定重刑朝典

論失賊官僚乞行罰

右臣切見捉殺軍賊王倫李㵕古等並與酬賞恩澤甚厚足以驚動百姓耳目然捕賊之人賞之既優失賊之所罰固宜重京東淮南經歷地分知州知縣巡檢縣尉

並未譴罰臣切以今世之法庇恤民戶者悉賴州縣長吏擒逐寇盜者悉委巡檢縣尉昨來軍賊王倫纔過百人而州縣長吏捕盜之官至有斂物資給高郵軍晁仲約屈身迎候邵先迎賊彼此聚飲鹽城知縣等避賊不出揚州駐泊王乞出至光山等便回知賊不救淮南轉運使張可久楚州知州胡揩知賊在鹽城並不擘畫救應開城借路如此之類闕二字今遇小寇官吏便至如此失節不幸有大於王倫者闕二字何等屈辱也蓋朝廷姑

息日久威令不行以致官吏畏小冦之威而不畏陛下之法臣乞指揮催促疾速勘問官吏罪狀候到齊足日伏乞陛下出於聖斷擇於情理最重者特除奪官職配送遠惡州軍編管其餘並乞重罪謫罰庶以戒礪天下官吏稍畏罪罰

乞相度開修城池

臣於皇祐四年曾蒙朝廷除知福州臣以私事辭免續差天章閣待制曹頴叔知福州臣其時得知朝廷有創

子指揮與曹頴叔漸次開修城池臣今來到任檢閱不下司文字竝諸案竝無宣命劄子切慮只是曹頴叔附身文字將帶隨行其城池不曾開修只築到數十丈高牆又别無行遣計度工料慮有誤事伏須舉奏者

右具如前福建一路州軍建劒汀州邵武軍連接兩浙江南路乗船下水三兩日可至福州城下其東界連接温州竝南接興化軍泉州漳州各在海畔四向舟船可至閩中諸州皆福州為根本以自太平興國中歸納疆

土後隳毀城池至今四圍城牆只高三五尺可以遮閑
牛羊至於私商小兒皆可踰越臣又檢得儂賊作過時
有劄子下本路修葺城壘不唯事至難辦兼福州外城
周圍約二十里工料極大若行修築須至科點丁夫配
約物料收拾備足一兩月間便要了當共候兵士功役
空延歲月臣今具上件因依取候朝命若令修築乞降
指揮檢計工料點丁夫木植糧食諸般擘畫事件聞奏
若或重惜民力未令修築亦繫朝旨切緣舊有開修指

揮今來並無文字照會恐有緩急朝廷不知未有城池須有陳述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乞相度沿海防備盜賊

准中書劄子節文指揮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知福州蔡某奏臣於皇祐四年曾蒙朝廷除知福州臣以私事辭免續差天章閣待制曹某知福州臣其時得知朝廷有劄子指揮與曹某漸次開修城池臣今來到任檢閲不下司文字並諸案並無宣命劄子切慮只是曹某付

身文字將帶隨行其城池不曾開修只築到數十丈高
牆又别無行遣計度工料慮有悞事伏須舉奏者蒙朝
廷檢會福建路沿海州軍與外界水路通接自來未曾
别作防備於皇祐四年十二月奉聖旨令新差知福建
曹其候到任專切用心經制應係沿海地分外寇可來
之處立便擘畫防扼設備開析聞奏又奉聖旨宜令蔡
其詳前項所降指揮相度聞奏劄送知福州蔡密學今
具相度因依下項

一臣今相度福州泉州漳州興化軍盡是邊海若是舟船要到城下逐州各有海口小港約近百里至七十里其海口舊時各有鎮寨把扼海路後來無事兵士漸次減少今來見作點檢商稅量差兵級在彼沿海路平靜難以宿兵如有盜賊逐州軍可以隨宜應副

一泉州福州漳州興化軍各是海邊今來逐州兵士并不會舟船出入海路收捉茶鹽如遇賊人鬭敵多被賊船慣習水勢立見傷損臣體問福州閩安鎮把港

及鍾門巡檢一員在海上封樁船船泉州有同巡檢一員去城七里每年下海封樁船船漳州舊有黄淡頭巡檢一員號為招船亦是夏間下海興化軍巡檢一員却在興化縣山中去軍城百里海上别無巡檢所有逐州逐軍雖招船船每年或有或無原其創意蓋是沿海州軍要得兵甲習會水戰以防急緩其漳州黄淡頭巡檢後因轉運使高易簡奏移置龍岩縣山中大池驛去州七日防備盜賊因此廢罷招船一

員臣今相度漳州管界廵檢去城五里却令兼帶招
舶每年出海興化軍管界廵檢移近軍城給與舟船
令往來海上廵警
一臣相度沿海州軍兵事多是不習舟船出入臣於去
年奏乞置澄海指揮更不揀添宣毅後來謂諸州已
揀添宣毅朝廷難更施行臣今乞令福泉漳州興化
軍舊有刀魚船及廵檢司入海舟船量與修整舊有
舟船亦乞量置五七隻其宣毅兵士差下廵檢司並

令教習舟船諳習水勢

右件具如前臣相度沿海水路防備盜賊伏乞朝廷特賜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中書吏人劉式之罪

臣伏見中書提點五房公事金部員外郎劉式年滿合該例轉官賜紫入轉運資序知州者切以劉式本自微賤因緣入仕頻倚事勢竊弄威權臣略條一二事以明劉式姦狡之狀明道初修葺內庭固無勞効僥求名目

改轉朝官景祐之間輙求外補宰臣留而不遣姪男特
授齋郎非例推恩事權愈重慶歷二年守當官周卞偷
竊空字勑黄僞作祠部流散諸處貨賣極多周卞事發
之後劉式與本房堂後官張用和方始陳首舉覺及開
封府挍成之日懼見録問切有干連上下通情奏請周
卞更不録問直令棄市豈有中書吏人陰結大臣誣罔
聖聰回換刑獄又有守當官荆杞為婺州客人徐昞進
狀乞分家産荆杞僞作内降劄子取受昞錢一千餘貫

事將覺發刑枉殺徐昞父子三人切見天聖中守闕人吏馬宗壽寫造偽勑下禮部補蘇上達充齋郎事發提點五房公事張仁惠有不覺察罪降之光化軍堂後官李昭度降授齊州監當本房手分竝皆除出去年劉式不覺察周卞刑枉偽造殺人其罪甚重葢緣當政大臣曲為庇護竝只罰贖仍舊守職不隔磨勘依例轉官伏見轉運提點刑獄不覺察部下官吏取受幷降移差遣今來人吏纔八十貫劉式不覺察苟免過愆若更例與

優恩出典大郡不惟小人僥倖何以激勸將來其劉式伏乞朝廷更不轉官特責降監當以表朝廷清明不容憸人干託

端明集卷二十一

端明集卷二十二

宋　蔡襄　撰

國論要目

一曰興治道

明禮

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寡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以還

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於亡隋盡矣唐興四方治定欲有所為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治之宋興五十餘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因不修舉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樂專用法法者綱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之冠昏喪葬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昏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

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類古矣臣請集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今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使而易行遠罪省刑之一途也

擇官

聖人能無為治天下天下之事至衆也何以無為而能治之百官無不為也百官修職則萬務舉矣何以致百官之職畢舉在擇官也擇官在於取士今之取士所謂制科者博學强記者也進士者能詩賦有文詞者也明

經者誦史經而對題義者也是三者得善官至宰輔皆由此也資蔭以恩不問能否下至軍職以戰功流外吏人以歲月三班所入鞭朴刑戮之人無所不至取士之法淆雜至此一旦使之官人小者治一務大者治兵民欲其各得其理猶驅車而水行然行之已久不可暴革當漸節其所取之路又於歷任察其材能稍旌奬之庶幾可勸其為人害者去之而已

安民

古之治世百姓各安其所士農工商各得其分量取其力以供公上上使之以時而民不倦是故百姓上以奉天子下以養父母畜妻孥其力有餘故安其所也不妄作為故得其分也然而學者不原其本不考其實以謂民饑則哺之寒則衣之天下之衆雖堯舜不得濟也是有憂民之意而民愈不安也臣謂今日之民至無禁也太平日久民有智能者乗時趨利為農則兼并為商則高下取天時人力之大者遂以富彊奢靡冒法出於王

公之上此古所謂亂俗之民可誅者也而法莫之禁雖有禁者亦莫之信民相趨効不知紀極不貧不已此民妄為而不安其分者也天時水旱堯湯不能免之然而民有備故不害也今天下郡縣水旱爭發倉廩以濟之又曰振貸以假於民隨而倚閣經赦除放謂之恤民其意善矣其策踈矣古之治世役民不過三日其不役者出三日之傭此百姓所以奉公上也今百姓有幸有不幸其居瀕河歲以丁役過重此不幸也天下生齒脫漏亦

有不輸一錢以助官者至於水旱流移又出倉廪以濟之賦入有程散施無極國何得而不貧國既貧矣民又不安其所豈所謂安民哉臣故謂學者不原其本不考其實者以此必曰安民禁奸豪均民力使民各得其分而安其所是謂之安民

二曰正風俗

正凌慢

賈誼之說曰人主之尊如堂人臣如陛陛高則堂高矣

蓋人主之於天下其勢漸高至於極尊民不可得而慢者由其羣臣等級之差漸而至也先皇帝仁愛如天包容萬物雖有觸冒譏斥者多亦矜恕至有侮慢朝廷自以為直臣以謂人主開受直言蓋盛德之事若肆譏斥而無人臣之禮此不可恕也天子可得而慢其下宰臣百官復何級等之差借如兩府大臣陛下所尊禮而優待之也日於漏舍或雪罪之人或求恩賞所求不得如意詆訐譏刺務以為能大臣難與較是非也但隱忍容

之以為常事京師僚屬能侵長官天下州軍佐官能去長吏皆以材名之風俗如此所謂下凌上者也又有甚於此者士大夫之有怨憎黨類相朋造作謗毁或為歌詩傳於都下或移書啟於言事之門陰幽暗昧被毁之人無由辯明甚者摇動公卿以希貨賂古之所謂清議公論豈如此耶此在可嫉者也陛下少留聖聽因事正之易如反掌

辨邪佞

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為難堯聖人也難於知人曰人之難知雖聖人必須審慎也進説之臣萬端人主以要道持之阿隨人主之意而不論理道之是非此佞臣也附託權要之勢因事自媒其身此邪臣也多引前世之事專為高論不顧今世難行此迂踈之臣也多取衆人之譽舍違公道不為國家久計此姦詐之臣也其言忠其事實此鯁直之臣也無所附依進退自守此公正之臣也陛下進一忠直退一邪佞則天下莫不慕忠直而醜

邪佞矣惟陛下博訪問則天下幸甚

廢貪贓

傳曰廉吏民之表今夫食禄而治官材與不材出於天性不材者不可强之使材雖廢職尚可恕也至於憑恃官威因緣為姦求取贓賄以曲為直上負朝廷之用下為百姓之害是其心豈復有所畏哉古之聖明之主所深惡之也近年之俗以容貪贓謂之長者視其害民虐物若無有也何則凡贓吏皆狡惡之人雖欲發擿其過

惡必須下獄然後置之於法既斷之後彼贓吏必須稱冤理雪朝廷必於近郡别令鞫勘當時一獄之人盡須追呼或經時月禁繫對詞百姓已不勝其苦矣若只依前案彼贓吏者必又再雪朝廷又須别推勘一獄之人又須追擾如此百姓何以當贓吏之辦而受此苦毒例皆引虚自認或經赦宥纔得免脱是以百姓被害不死不休贓吏雪贓不盡不已監司之官以是莫敢輕發貪贓之吏自以得意嗟乎百姓何罪惟陛下憐之貪吏何

人惟陛下察之又有不取贓賕自為營利者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當時仕宦之人麤有節行者皆以營利為恥雖有逐錐刀之資者莫不避人而為之猶以恥也今乃不然紆朱懷金專為商旅之業者有之興販禁物茶鹽香草之類動以舟車楙遷往來日取富足夫貪人日富而居有田宅歲時有豐厚之享而清廉刻苦之士妻孥饑寒自非堅節之士莫不慕之貪人非獨不知羞恥而又自號材能世人耳目既熟不以為怪管子曰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風俗之壞是四維不舉伏惟陛

下貪贓者廢之清廉者奬之則廉恥興矣

三曰謹財用

彊兵

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軍約七十萬廂軍約五十萬積

兵之多仰天子衣食五代而上上至秦漢無有也祖宗

以來無有也真宗與北敵通和以後近六十年河北禁

軍至今十五萬陜西自元昊叛增兵最多至今十九萬

天下諸路置兵不少臣約一歲總計天下之入不過緡錢六千餘萬而養兵之費約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一分給郊廟之奉國家之費國何得不窮民何得不困然今之兵不可暴減固當有術以消之又當有術以精練之其說至多難以遽言陛下勅兩府大臣博求其弊漸講其術以為長久之策今之為政此第一事

富國

或曰何以富國今天下之廣四維萬里可謂大矣農田商賈茶鹽酒稅銀銅金鐵之類莫不榷之可謂察矣寵天下之利至纖至悉宜乎國家富有府藏充牣不可勝計然後為得今則每有支費嘗遣使諸路取索錢帛以供公上京師無大儲積至於天下諸路僅能自給者是為全實此何故耶曰養兵一百二十萬自古無有也歲入日少而歲出益多或曰何謂也曰兵日益多官日益冗財物有限而支費無涯國之所以貧也然則富國有

術乎必先用意於兵然後可言富國之術臣則曰今之為政兵殭為第一事富國為第二事或曰為政止於此乎曰非也自此而始

去冗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賔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為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則族屬不得自安矣今治天下乃不

如是宰相不與知兵增兵多少不知也樞府不知財用日日添兵而財用有無不知也三司使守藏吏也歲了一歲便為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譬之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冗為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太祖太宗朝仕官者或有功勞或有名譽則拔任其人人莫不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沈不遷者有之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

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歲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今為大弊也祖宗時卿監郎中無十數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合入知州軍凡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差除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皆如此真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冗如此豈有不思其變更之術也哉去冗百端此

二者最大願陛下熟思之漸求消冗之說

四曰賞功實

原賞

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則賞之有大功者了大事禦大難非常事也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死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奬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户磨勘税賦皆其職所當為也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今有

為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為也天子斂生民之財以禄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即求賞天子豈與羣臣為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稅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為政之弊也戰功必賞也捕賊之法必賞也功異於常者可賞也其餘無名酬奬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

任材

凡人之材各有所能不一等也一人之智兼治數局時有不能也有文詞之職有吏治之職有兵戎之職有財利之職夫有吏治之材使之臨兵戎之事則時有不能也有財利之術使之論朝廷之事則時有不能也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故於文士觀其所長隨其材而任之使其所能則不能者止其術莫善於

還詞令之職還於文士講說之職還於儒學典禮之職還於博士兵戎之職還於武士吏文之職還於法吏金穀之職還於利臣所謂還者與其能者不以一人之智兼責之也若夫宰輔大臣必兼衆能文學之士皆其出身忠義之節皆其素立故不論也不明法令不可也不知軍旅之情不可也不知邊疆夷狄之數不可也不知金穀利病不可也不知禮典之舊不可也是故難其人陛下知其難也得人則愛重之又於羣臣詢諮而擇之

臣故謂任材者明天子之事也

正刑

聖人可謂愛民矣可謂慎刑矣殺人者可殺矣而或貸其生者州郡一有誤殺人者一獄所干官吏停廢竄逐無有貸者古先帝王慎刑不過是矣原其所因好生之人及於下也重刑誠審矣而刑之輕罰及無罪天下之官皆得施杖笞於其部通判職官於州之吏民主簿縣尉於縣之吏民皆可笞朴由是觀之民無完膚可謂濫

刑矣天下州縣有長吏京師百司有長官有罪之人可歸於長吏長官則不敢妄刑也律有監臨主司不合行罰勑許執衣白直得施小杖臣竊謂天下州縣官司京師百司惟執衣白直令依勑科罰其餘公事各隨所屬長吏長官行之一歲計之可減妄刑千萬人矣臣願陛下明勑法官議之理當如何若律勑可行則行之必重其罰則不敢違也

論兵十事

一事臣近上國論要目十二篇以謂當今之急務彊兵為第一事富國為第二事欲修治道自此而始兵不彊則國不富國不富則民不安是故始於治兵而終於安民本末之論也彊兵之說如何一曰消冗謂冗兵不可以暴減當有術以消之二曰選擇謂老弱疾病不堪戰陳之人即揀擇而去之三曰省兵謂不應置兵處與置之過多者則省之四曰訓練謂兵雖少壯而訓練不得其術與不教同五曰立兵法今之兵法絶無統制故不

可用用之則敗此五者備修則兵少而精矣兵少則財用饒財用饒則國富矣兵精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兵彊矣其說皆世人之常論也然而行之則為治道之始不行則為天下大患是世人之常論乃當今之急務臣故謂之第一事一事中書不與知兵增兵多少不知也樞密院要兵則添財用有無不知也管軍將帥少兵則請曾不計較今日兵籍倍多何故用不足也三司但知支辦食糧日日增添不敢論列謂兵非職事也四者各為

之謀以至於此若通而為一則可以計較兵積多少財用有無不致於冗臣欲乞招置增添兵數樞密院中書共議之先令三司計度衣糧如何足用管軍每乞招添邊臣每乞增置必須詰問其所少之因必不得已方可其奏如此慎重乃省兵之一端也一事近年置諸路安撫鈐轄添屯禁軍自京西江南東西廣南東西兩浙福建等駐泊禁軍皆是北人南方風土異宜水行不知舟檝之利山行不堪阻阸之險一往三年死亡殆半其不

便一也只如差二萬人駐泊及至當替又須二萬人常須四萬人可了辦以此屯戍之多軍還到營未及三兩月又復出軍不惟道路勞苦妻孥間闊人情鬱結其不便二也今欲除京東淮南外諸路鈐轄安撫司所管駐泊禁軍候其年滿量留合要人數差補外並只放還本營更不填闕或問南方難用北軍祖宗平定南方盡是北軍今來何故難用曰祖宗之兵誅討大計也誅討大計未有不從中出兵今者南方但當作禦盜賊之計若

禦盜賊諸路各有招置禁軍練習精熟可以驅使賊勢大者暫遣北軍不為失策此省兵之一端也一事陜西河東自慶歷以來用兵之際添置寨柵數多所以添兵寨柵本以通糧道護耕農非有益於攻守今當先去無用寨柵或只量留兵卒隨宜罷遣以寬置糧草之費亦省兵之一端也一事防邊兵卒老弱病患先須揀選若在邊鄙不唯虛費糧儲兼亦不堪戰鬬千兵若有百人老弱遇敵而先奔即是千人皆廢如此為患須至選揀

馬有不堪入陣者而爲患與老弱之兵同陜西河東方今無事時若先選揀不唯訓練精熟倉卒有備大可減省糧草以寛國用一事或曰招置土兵如何曰陜西弓箭手之類只給與田不給與衣糧於事爲便且如河北招置土兵爲害深矣土兵一人可給戍兵三人兼又父子相承未嘗出城坐窘邊費驕蹇難動故曰爲害深矣河北義勇十九萬人昔年差點人情驚動今耳目已熟但須整緝訓練緩急得力於其間更選彊壯須及十萬

人不費衣糧可與土兵相制屯戍之兵可減也一事養兵之費禁軍一兵之費以衣糧特支郊賚通計一歲約費錢五十千廂軍一兵之費歲約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萬餘人一歲約費四千八百萬緡此其大較也若減禁軍十萬歲減緡錢五百萬減廂軍十萬歲減緡錢三百萬欲減禁軍先減屯戍欲減廂軍先減綱運此其要也一事諸路廂軍一指揮有六七百人檢尋舊額並無條制蓋年歲既遠亡失舊文今若朝旨諸軍指揮並將

校以下不得過五百人舊額不滿五百人即依舊額今日以前有剩數者並令依舊候及五百人一依今來指揮今後輒敢額外添人並以違制論不在去官原赦之限一事禁軍指揮近年添置軍額名目數多指揮將窠雖全兵卒只有三二百人虛費將窠請受今若逐路軍額先與條約謂若兵士三百人即有將窠三十人見在人數已多者仍舊或移補別軍候及三百人更不補填漸可併省也一事欲減廂軍先減綱運今天下無名綱

運最為枉費兵士邊郡兵官替移迎候送還廂軍動皆數百人多者至千人自來明有條制州郡皆以人情不敢自約此一事也南方替罷官員近由江浙遠自湘潭一舟十人至二十人大者倍之一歲往還京師可了一次一舟之費小者五百千大者七百千所在官物不過數千緡之直衣糧所費幾何此二事也天下州郡自太平以來廨宇亭榭無有不足每遇新官臨政必有改作土木之功處處皆是不惟枉費財用必須多役兵卒此

三事也天下持送官物入京如牛皮兵器之類多由陸路若委本路轉運司不急用者罷省之或令水路可以減省兵役此四事也養兵挽舩不若和雇和雇則止於程限之資養兵終歲給之其費必倍此五事也大要舉此五事嚴與條約廂軍可省矣

禁軍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九人

廂軍四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三人

共計一百一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二人

錢

收三千六百八十二萬二千五百四十一貫一百六十五文内秋夏税只有四百九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一貫文

支三千三百一十七萬六百三十一貫八百八文南郊賞給不在數内

管軍及軍班兵士九百九十四萬一千四十七貫九百三十三文十分中三分有餘

匹帛絹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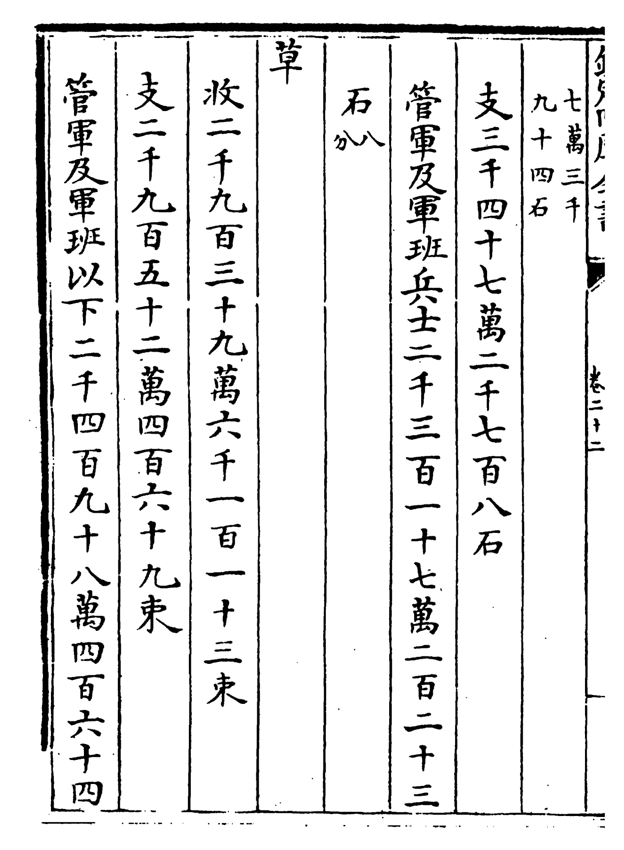
收八百七十四萬五千五百三十五匹内税絹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二匹

支七百二十三萬五千六百四十一匹南郊賞格不在數内綾羅錦綺不在數内

營軍及軍班兵士七百四十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匹半十分有餘

糧

收二千六百九十四萬三千五百七十五石内税一千八百



七萬三千九十四石

支三千四十七萬二千七百八石

管軍及軍班兵士二千三百一十七萬二百二十三石八分

草

收二千九百三十九萬六千一百一十三束

支二千九百五十二萬四百六十九束

管軍及軍班以下二千四百九十八萬四百六十四

束八分

夏秋稅所納

錢四百九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一貫

匹帛二百七十六萬三千五百九十二匹

斛𣃆一千八百七萬三千九十四石

已上三件更有折變在内其餘所闕糧草匹帛並是見

錢和買并課利折科諸般博買應副得足一歲所用養

兵之費常居六七國用無幾矣臣懇懇而言蓋見其本

末不早圖之是謂失策矣

右謹具進呈取進止

端明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端明集卷二十三

宋 蔡襄 撰

書疏

乞戒厲安撫使書

朝奉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充館閣校勘臣某謹昧死再拜上書尊號皇帝陛下臣伏覩臨遣使臣循行郡國臣竊謂人主宅中國居法宫而使幽遐異域風謡習尚寃

隱沉抑無一不陳於前者其道何哉託聰明於臣下故也人主知其所託之為難明賞罰以馭之賞罰既明則臣下不敢蔽欺而聰明無所壅也今天下之俗至有鉅室富家兼并貲財作為奢靡超踰法制交通大吏欺轢愚弱而貧者父子轉流無養生送死之具不幸孤獨廢疾不得終其天年州縣吏既不能掩遏豪强矜哀窮厄而又侵牟漁奪不識休已或愚謬昏耄無所是非或依倚權勢壞裂公法其卓然有善狀可指數也監司之官

大率以寬紓含隱為良即發一姦贓衆輙指目以是須其自敗乃始糾擿或有所思慮垂敗之人亦加意覆藏使得脫去甚哉蔽蒙如此監司之設僅與無同欲百姓之無害其可得乎吏之偷苟姑息寖以成俗頃年遣使安撫諸郡比其還奏薦舉雖多而蠹纍不察是徒取善譽而空厥職也夫收材選能誠為治之首務然惡吏不除窮民不恤有使之出不若無出之愈徒使郡國之民交口而議曰是舉也特與被遣之人為榮進梯緶耳豈

有意於吾民哉臣竊見漢武帝遣謁者博士分巡天下存問孝悌力田鰥寡孤獨賜帛有差獨行君子遣詣行在而治苛者奏舉又唐太宗遣杜淹巡關内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其後又遣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臣詳觀古之遣使皆務恤窮民除惡吏舉材能收滯逸而已請使者所至之郡存問鄉里其孝行著聞及年八十九十以上鰥寡篤疾依漢故事量子布帛即貧無所養而有男女

傚傭於人償其餘直而追還之若為僧尼僧年四十尼年三十以下並除其籍而歸養更無此等子孫官給餱糧責任親黨隣里養之以沒其齒孤獨者戒勑所養之家務全其生究結無告使者擇吏而治其曲直力行篤學衰老淪滯表之以勸風俗郡縣吏治績可稱條例其狀顯褒其尤者貪墨腥聞即令責訊材不任職於其職之相倫者易之或雖潔廉而違法慘刻及年七十以上昏耄而不知退者咸以名聞願一切罷之其官吏貪墨

因使擿發監司之官素所不糾隨而坐之即使者不糾異日傾敗事在使者循行已前并使者坐之伏唯陛下垂意生民而恩澤未大洽於下者蓋督責官吏未盡其道也方使者之行因幸嚴賜告諭令其畢力推揚德音以致於下究悉利害庶有補於政治毋徒使郡縣供具吏民遮列道途迎候往來重為此紛擾也狂愚之言願陛下省覽財擇天下幸甚幸甚臣昧死再拜謹上

言增置諫官書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羣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竊思任諫非難惟聽諫之難聽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况蒙陛下奬拔之知必能箴闕政獻明謨樋回邪擊

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其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為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有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

難者庸主昏世上犯嚴威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所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咸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任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亦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納練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

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復再議退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恥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謂彰君過臣向之所論乃忠與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擢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

無為姦邪構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臣某昧死再拜謹上

言用韓琦范仲淹書

臣伏見去月以來陛下拔任諫官都下翕然稱慶又數日罷夏竦樞密使用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制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叫號以為樂者謂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矣臣聞易泰之

彖辭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辭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歡欣者豈一邪一賢獨能開天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而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也雖然臣切憂之頃年莊獻明肅太后初棄六宮陛下親臨庶政一日出於令邪臣沮氣天下觀聽灑然快意期於一變以臻大治自後

數年方內無事左右之臣易於襲常而恬於苟安陛下憂勤之心日亦少懈已而西羌背違舉兵冦邊遣將興師屢戰屢敗饋運賦斂百姓窮困北虜乘勢窺我強弱遣使求地京師震駭幸而增賂以得暫息四海嗷嗷日憂一日以將來之患當如何也然猶指忠賢之士而屬望焉幸而進用庶其協力而大有為以解焦勞之急陛下奮發剛斷博採物論拔而任之人人歡欣而臣獨竊憂者誠恐進用之後或有讒間或拘舊例使之不盡所

長而去則天下必有遺材之恨所損不細矣當今天下之病臣請譬諸病者其安時調護適宜固不病矣病在皮膚醫者能早去之病且安矣此二者皆已不及而病在支體若得良醫可速愈也天下之病勢已如是於可醫之時陛下又選任良醫儻信任不疑聽其施設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若於此時使良醫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愈深雖有和扁之妙難責速効矣願陛下思祖宗社稷之重矜四海生民之困憤西北二虜之恥法乾

剛夬決之道拔賢材收衆策不憚改作以成大功天下幸甚幸甚臣昧死再拜謹上

論東南事宜疏

臣近者蒙恩賜告歸覲父母臣出宋都歷淮上絶江而南出東吳之域縈委千里臣潛度事勢周問民隱可為寒心者請試陳之願陛下少賜清閒之宴而垂聽焉臣竊以天下治平之日已久東南列郡城池隳塞士卒必少府無完兵廩無儲粟内無戒守之備外無維制之具

道路人之所共知此其尤可憂者蘇秀杭越等數州頻年以來旱澇更作稼穡不登厲疫仍起貧者流轉溝壑居者連病喪亡相屬苦哀之聲痛貫人骨雖朝廷屢行賑恤然渥澤之施未能周及今歲春夏不雨野田半蕪前秋之期居可知矣吳民媮侈災患之變亦一極也臣竊觀前古兵革之興多緣饑旱姑此苟生相與為盜及其勢盛制脅郡縣漢唐之世終為邦梗而況姦雄豪傑覘伺釁隙須時而發此不可不虞也易萃卦之大象曰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說者曰聚而無防則生衆心今有珠玉之貨納于府藏勅主守吏嚴其扃鐍常若冦至而地方數千里生民數萬族乃忘保固之術謹其細而遺其大臣未見夫長畫也借使浙東饑病之餘兇悍之人嘯聚百數草竊閭巷臣未知以何郡兵卒而能制其死命乎誠以東南之勢爲不足患臣恐天下之患正生於不足患矣當今之策莫若擇郡守寛民力募兵卒嚴盜法四者最爲急務一曰擇郡守臣謹具

録諸州軍長吏姓名年齒所為績狀伏望陛下詔問宰臣令議其材否而更易之使材足以應變而惠足以利民然後可倚以為重也二曰寛民力莫若蠲賦税均借貸省配斂賑流移所謂發於國而藏於民也三曰募兵卒臣謂因此饑歉頗易招置大凡吾民軟弱不便高寒不知騎射驅以備邊非可速用臣請權罷寄招禁軍於兩浙重鎮量多少之數各令召募教習以備寇盜亦東南一勝勢也四曰嚴盜法臣竊見頃年亦縁饑旱强刼

盜賊多蒙寬貸實小惠而大害也臣願申勑兩浙災傷州軍應有賊盜一準法令無所矜宥密戒提點刑獄臣僚如有因饑刼盜應死而情有可矜者即詳度以聞刑罰不失厥中亦以遏兇人之慮也夫未形之言難於信用既形之言無逮於事臣之狂愚非能造幾而辨徒以見聞過為慮度願陛下采而行之臣不勝惓惓懇懇之至謹僃州附遞以聞臣某昧死再拜謹上

乞罷減降疏

臣伏覩比年以來盛夏之月陛下親慮京師繫囚令天下負罪者減降便從輕典此蓋陛下嗟憫元元重罹禁網冐炎暑之苦而處狴犴之下天衷惻然下寛大之詔實羣生之厚幸也臣愚無智慮不能識天地無根之施而竊有惑焉臣聞古先帝王躬慮獄囚皆以決訴寃滯非特專宥過戾也廹隆冬緣亢旱則或行之非一定而不易之制也向者國家行之比三年矣編户之民習蹈前事咸知指時月輕觸憲度豈非屢行之乃滋而為奬

夫法者天下大公之本也故罪有小大法有輕重今所
泚者大罪而所處者輕法以非其罪邪雖輕法不得施
安在降其等乎誠當其罪耶重法尚不足以禁顧輕之
何以革小人之心而驅之嚮善哉國家每郊禮必大赦
貸民之罪固不鮮矣又仍歲有疎決減降之制臣謂貧
弱者多負寃而富強者多蒙宥為患甚小而其蠧甚大
非有補於治體也伏望陛下參前古之制揆當今之獘
罷減降之詔而責天下州郡吏審辨獄情而無多繫也

臣職賤而言近不勝隕越之至臣某昧死再拜謹上

論疏決罪人事疏

臣伏聞朝廷疏決罪人有日臣竊思古之親慮獄囚所以申寃隱而出滯淹非特務寛貸而成小惠也近年夏月疏決例從減放閭巷之人謂之熱恩指期作過比比皆是夫刑者輔治之本豈可使民預知而故犯哉然行之且久恐難即罷伏望陛下臨問之時擇其情理最重者特與嚴斷一二事庶使下民知懼不敢指恩為罪乃

陛下之深仁也

論改科場條制疏

臣伏見隋唐以來以進士明經二科取士迄今以為永制進士雖通試詩賦策論其實去留專在詩賦糊名謄紙以示至公點抹細碎條約纖悉所司奉之便於考校明經逐塲對義鈔節注疏計誦字數至有一字旁寫聲形類者三兩字如有一中亦是通義字猶不識經旨何從而知取士之方一至於此臣聞有國家者取天下之

士將以治民而經國耳故敦其行欲以表風俗試其才欲以濟成務今進士之詩賦明經之帖義於治民經國之術了不關及其間或有長才異節之士幸而有之或官而後習非因設科而得也今有善射者或使之御其人必自以為不能世之人亦曰彼射也責之以御强人之所不習不可也而以詩賦帖義取士偶與科合者即為中第一日使之臨民謀國其人必自以為能而世之人亦習而不恠玆大可異也或曰取士在於得人豈繫

策論詩賦乎皇甫鏄以賢良方正中科而姦邪過人豈不專試策乎裴度以進士中第而功德尤著者豈不由詩賦而得之臣竊不然取之以其道任之以其術而陷於姦邪其人自癈也取之不以其道任之不以其術而能功德著聞其人自立也豈可以自癈與自立之人而害經乆之制乎三代之道鄉舉里選專取德業漢察孝廉加之策問取士有經術隋唐以來盡失之矣行之既乆難於卒更今就其所試之業而裁之以試策為去留

進士之術以大義為去留明經之術庶幾可行也一天下之州軍盡許立學選擇鄉里有年德通經義者補為教授講說經書教授生徒不應舉者三年後乞與助教名目且令說講應舉之人須經本州學聽書其日限以國子監新立條約為例一請試策三道為一場考校驗落外次試論為一場又考校驗落外次試詩賦為一場以三場皆善者為優或策論詩賦互有所長則互取之其策仍請一道問經義異同以觀其識一道問古今沿

革以觀其學一道問當世之務以觀其才此其大畧也一明經只問所習經書異同大義所對之義只合注疏大意不須文字盡同或自有意見即依注疏解釋外任自陳述可以明其識慮若以經科文人所習已久未能變革即艱其取而薄其恩取能對大義者頗優奬之自然稍有智識之人去彼取此

請改軍法疏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首尾六年自劉平任福葛懐敏

三將覆沒亡者十萬餘人沮損國威公私空匱邦賦黜差之計為患日深今被邊之郡甲兵非不多也歷涉數年訓練非不久也然而屢戰屢敗何哉臣熟思之蓋軍法未立將謀不專也所謂軍法未立者今之都部署及統帥之名其鈐轄路分都監都同巡檢等並是佐屬裨校各以賓禮相接主帥等威既不尊異向下官屬更無節級相轄之理及至出軍首尾不能相救號令不能相通所以多敗也所謂將謀不專者朝廷每有指揮事件

多下逐路並令鈐轄都監都同廵檢等司共從長商量大凡兵事惟大將得以專之秘計深謀豈容衆議乃令僚佐參論短長至有各出意見互相詆毀謀無所主事無不漏所以多敗也臣竊以軍法不立將謀不專而勝敵者無有唐郭子儀李光弼等以九節度之兵攻安慶緒而輒敗者何也子儀光弼名將也九帥之師共數十萬也以安慶緒之窮困豈能禦之然而輒敗者蓋軍無都帥不相統轄謀議不同所以致敗也太宗朝曹彬潘

美與兵北舉而無成功者何也曹彬潘美名將也三路並入大舉也然而無成功者蓋監軍劉文裕王侁貪功立異主將不能奪之所以無功也以古今事理參之未有主將不專而能立大功也或曰今逐路帥臣各得便宜劄子臨事自可處置何必變更軍法乎臣謂若法不素立威不素行雖得便宜豈能使上下必信乎臣請逐路都部署見管兵馬人數列為裨校部曲之差分為前後左右之屬管兵臣僚官員並乞改換軍職使名依排陣使

之類以所領兵多少爲等大小相乘節級相轄如有違犯並同階級所以立成一軍自然選揀精審以戰則勝以守則堅此至急之務也

端明集卷二十三